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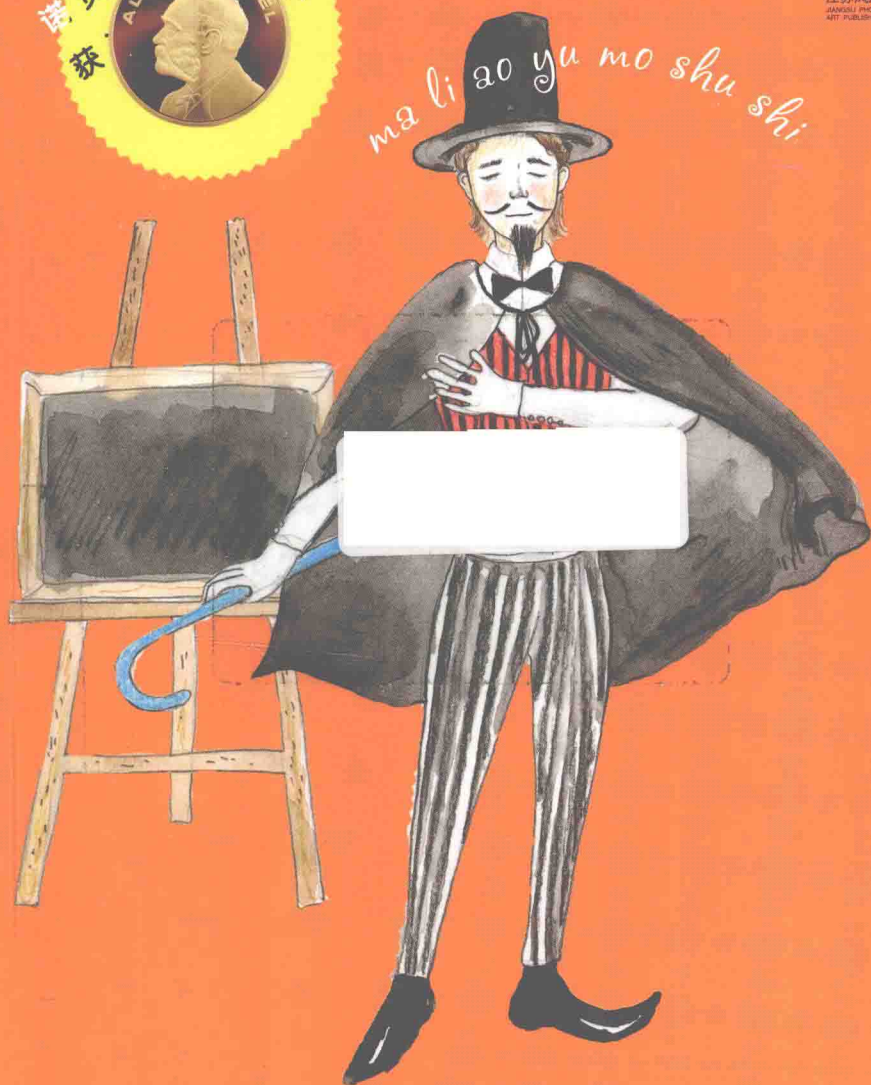
马里奥与魔术师

(德) 托马斯·曼 著 陈荣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ma li ao yu mo shu shi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

马里奥与魔术师

(德) 托马斯·曼 著 陈荣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里奥与魔术师/(德)曼著;陈荣译.—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青少年版)

ISBN 978-7-5399-7547-4

I.①马… II.①曼…②陈…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现代
IV.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6776 号

书 名 马里奥与魔术师

著 者 (德国)托马斯·曼

译 者 陈 荣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47-4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特里斯坦	001
马里奥与魔术师	056
托尼奥·科勒格尔	112

特里斯坦

—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爱因弗里德疗养院！有一幢白色建筑，包括低矮的、长长的主楼和两侧的附楼，线条笔直。它就矗立在宽阔的花园中央。花园里设有假山洞，林荫形成的拱廊和树皮搭成的小亭子。在大楼的石板瓦屋顶后面，郁郁葱葱的松树林覆盖着连绵的山峦，在云天之间勾勒出山峦的轮廓。

一直以来都是列昂德医生管理着这所疗养院。他蓄着两头尖的黑须，那既髻曲又僵硬的小黑胡子，简直就像填塞家具用的马鬃；他还戴着一副厚厚的、闪闪发亮的眼镜，露出一副冰冷、僵硬的神情，仿佛科学已经将他冷却、锻炼成一个冷静而宽厚的悲观主义者。他以自己特有的严峻保守的方式来管理疗养院里的病人。而那些本身优柔寡断的病人就只能听凭他的管理，同时也乐于依赖他的严格管束。



而封·奥斯特罗小姐呢，她负责疗养院里所有的内务，她工作起来十分卖力，简直就是鞠躬尽瘁。天哪，她真是忙得团团转！她顺着楼梯跑上跑下，从疗养院的一头匆匆赶到另一头。她在厨房和储藏室里发号施令，在收纳换洗衣物的衣柜里翻来翻去，指挥着用人，按照经济、卫生、可口和美观的原则安排全院的伙食。她操持内务既麻利又面面俱到，但是她的精明强干好像暗示了对整个男人世界的不满，因而，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男人想把她娶回家。可是，她的脸上有一抹绯红，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炙热盼望——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列昂德医生夫人……

新鲜的空气，还有祥和的静谧！……不管列昂德医生的竞争对手怎么宣传，对于肺病患者，爱因弗里德的确是值得大力推荐的。而且，不仅仅是肺结核病人，其他的病人也到这儿来，男女老少都有。列昂德医生对各种疾病的治疗都卓有成效。疗养院里有胃病患者，如市政参议员施帕兹夫人，此外她耳朵也有毛病。还有形形色色的心脏病、中风、风湿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有一位患糖尿病的将军，在这儿消耗着他的退休金，一直抱怨个不停；有一位先生，瘦得皮包骨头，两条腿不听指挥地晃来晃去，这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夫人，她是赫伦劳赫牧师的太太，她先后生养过十九个孩子，她已经完全丧失思维能力，却被一种疯癫的烦躁所困扰而不得安宁。一年以来，她倚着她的私人女看护的胳膊，瞪

着无光的眼睛，讷讷不言，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里逛来逛去，令人毛骨悚然。

“重病号们”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出来吃饭，也不在客厅露面。偶尔其中有人死去，其他人也不知道，甚至连住在隔壁屋里的人都不知道。于是，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那位僵硬的客人便被拉走，而爱因弗里德疗养院的活动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丝毫不受干扰。在配有现代设备的各个治疗室里，继续进行着按摩、电疗、注射、淋浴、盆浴、体操、发汗和气疗……

是的，疗养院的确很热闹，病人往来不断。当新客人来的时候，在附楼入口处的门房就会敲响大钟。当有人离开的时候，列昂德医生就会和封·奥斯特罗小姐一起，郑重其事地送出院者上车。什么样的人物爱因弗里德没有接待过啊！这儿甚至有一位作家。他真是一个怪家伙，名字似乎是某种矿物或宝石什么的，也在这里消磨时光……

顺便说一下，除了列昂德医生，还有一位叫缪勒的医生，他负责照顾轻微或者已经无望的患者，当然，这不值一提。

二

一月初，批发商科勒特亚恩——科勒特亚恩公司的老板——也把他的夫人送到了爱因弗里德疗养院。门房敲响了大钟，封·奥斯特罗小姐在一楼的接待室里接待了



这位从远方来的新客人。接待室与整个古老建筑的布置几乎一样，都是地道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艺术风格。接着，列昂德医生也来了。他鞠了个躬，随即双方开始了初次交谈。

窗外，花园里是一派冬天的景象，草垫子盖在花坛上，山洞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小亭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因为没有一条直达屋前的支路，两个仆役正把客人的行李从停在栅栏门外道路旁的马车上搬进来。

当科勒特亚恩先生领着他妻子经过花园的时候，他说：“慢点儿，加波莉埃莱。当心，我的宝贝儿，把嘴巴闭上。”凡是见过科勒特亚恩太太的人，都不能不心存温柔和担忧，对科勒特亚恩先生这句用英语说的“当心”产生亲切的共鸣。——实际上呢，科勒特亚恩先生是完全能够用德语流利地说出这两个字的。

从车站把客人送到疗养院来的马车夫是个迟钝的粗人，也不懂什么温柔，可是当批发商搀扶着夫人下车时，他竟提心吊胆起来，不由自主地把舌头伸到了牙齿中间。那两匹褐色的马在寂静的严寒中呼出雾气，尽力向后翻着眼睛，紧张地注视着这令人不安的场面，看起来好像也对批发商夫人的娇弱充满了忧虑。

这位年轻的太太患的是支气管病，关于这一点，科勒特亚恩先生从波罗的海的海滨写给列昂德医生的信中就明明白白地提到了。谢天谢地，毛病不是在肺上！因为，如果是肺有毛病，那这位新客人的模样决不会显露出当

下的娇媚高贵、超凡脱俗。此刻，她坐在魁梧的丈夫旁边，娇弱疲惫地靠在笔直的白漆扶手椅上，倾听两人的谈话。

她的双手美丽而又苍白，放在双膝之间厚实的深色布裙的褶皱里，除了一枚结婚戒指外，没有戴别的什么首饰。她穿着一件硬高领的银灰色紧身上衣，上面镶满了浮雕似的阿拉伯样式的丝绒缀饰。可是，这厚实的衣服却让她那娇柔、甜蜜与疲惫的脸蛋显得更加迷人、脱俗和可爱。她的头发是浅褐色的，平平地梳到后颈，绾成一个髻，只是靠近右边太阳穴，才有一缕弯曲地松开搭在额头上。额头下是描画得引人注目的眉毛，眉毛上方有一根出奇细小的血管，呈现出淡蓝色，这根小血管在完美无瑕、宛若透明的额头上虚弱地岔开。眼睛上的这根小小的蓝色血管控制着整个娇嫩的椭圆形脸蛋，令人不安。只要年轻的太太一开口说话，哪怕只是笑一下，它就明显地凸起来，使她的神情显得紧张和烦闷，让人感到莫名的担忧。但是，她还是有说有笑的。她那略显沙哑的嗓音，说话的时候显得直爽且友好；那疲惫的眼睛，微笑的时候显得有点失神；那细长的鼻根两边的眼睛，说笑时候笼罩在深浓的阴影之中；她漂亮的嘴巴微笑的时候，显得没有血色，却还是闪闪发亮的，也许是因为她的嘴唇轮廓鲜明吧。偶尔，她会轻声地咳嗽，这时候她就用手帕捂住嘴，然后再拿下来仔细地看手帕。

“别咳嗽，加波莉埃莱，”科勒特亚恩先生说，“亲爱



的，你知道，在家里的时候辛兹佩特医生就特别嘱咐你不要咳嗽。只要你尽力克制一下就好了，宝贝儿。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只是支气管的毛病。”他重复道，“一开始发作的时候，我还当真以为是肺病呢。天哪，我真是害怕极了。但是不是肺的毛病，不是的！真见鬼，我们才不会被那种病缠上呢！对吧，加波莉埃莱？呵呵！”

“当然不会。”列昂德医生说，眼镜片朝着她闪了闪。

接着，科勒特亚恩先生叫了咖啡和黄油面包卷。他说话很特别，“K”音是从喉咙深处发出来的，黄油面包卷的“U”说成“O”，别人听起来不禁要嘴馋，感到胃口大开。

他叫的东西送上来了，而且他和妻子共住的房间也分配好了，于是便安顿了下来。

顺便说一下，列昂德医生亲自负责治疗这个新来的病患，不用缪勒医生过问此事。

三

新来的女病人在爱因弗里德疗养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科勒特亚恩先生呢，对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得意地接受了人们对他妻子的赞美。患糖尿病的将军在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竟然在片刻间停止抱怨；瘦骨嶙峋的先生走到她跟前时，便露出微笑，拼命地控制两条不听指挥的腿；市政参议员施帕兹夫人立即和她亲密起来了，成为她年长的朋友；那位在爱因弗里德消磨了好几个星期，名字听起来像是什么宝石的作家，在走廊碰见她的时候，

两颊绯红起来，立刻停住脚，直到她的身影从他视野中消失，他还像生了根似的站着不动。啊，这位被称作“科勒特亚恩夫人”的女人，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没到两天，全疗养院的人都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家乡在不来梅，这从她说话时发出的可爱乡音中就能听出来。两年前，她在不来梅答应了批发商科勒特亚恩先生的求婚，将终身大事托付于他。她跟着他到了位于波罗的海海滨的家乡。在大约十个月前，在极度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一个极其活泼、发育良好的儿子和继承人。但是自从经历过那段可怕的日子后，她始终就没有恢复她的体力——如果以前她体力丰沛的话。生完孩子后，她筋疲力尽，刚从床上起来就咳出了一点血，喔，并不多，就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可是，要是根本没有这点血，就更好了！让人不安的是，这桩不幸的小事故，在很短的时间后又发生了一次。自然也有办法处理它，家庭医生辛兹佩特医生采取了很多办法。他叮嘱她要卧床休息，让她吞食小冰块，有时还用吗啡抑制咳嗽对身体的刺激，尽可能让心脏平静。但是，她的病没有像预期那样痊愈。她的孩子小安东·科勒特亚恩，这个强壮的婴儿，以他充沛的精力无情地占据和巩固了他的地位。与此同时，年轻的母亲却似乎在低烧中安静地凋萎下去……正如前面所说的，毛病是在气管上。说这话的是辛兹佩特医生，所以对大家有惊人的令人慰藉和冷静的作用，差不多可以鼓舞士气了。不过，尽管毛病不在



肺上，但是辛兹佩特医生认为，温和的气候以及在疗养院住上一段时期，对于加速病的痊愈是迫切需要的。而爱因弗里德疗养院以及院长的声誉，轻松解决了这些问题。

情况就是如此。科勒特亚恩先生亲口对每一个感兴趣的人讲述这些事情。他用他那大嗓门，懒洋洋地、快活地讲述，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消化系统与他的财政状况一样良好的绅士。与那些北方海边的居民一样，他讲话时把嘴唇分得很开，语调拖得又长又急促。他吐出来的有些词中每个音节仿佛是一次短促的爆炸。对此，他颇为得意并且哈哈大笑，如同讲了个有趣的笑话似的。

他中等身材，肩膀宽阔，体格健壮。他还有一张圆润的红脸，一双蓝色的眼睛，两道浅黄色的眉毛，一个宽大的鼻子和一张一直是湿漉漉的嘴巴。他蓄着英国式的络腮胡子，连穿着打扮也是英国式的。当他在爱因弗里德遇到一家英国人的时候，简直是喜出望外。这家英国人，包括父亲、母亲、三个漂亮的孩子以及孩子的保姆。他们住在这里，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去。早晨的时候，科勒特亚恩先生总是要和他们一起吃英国式的早餐。他这个人就是喜好吃喝，还要求食物和酒一定要好，以便显示自己是个真正的美食家和品酒大师。用餐时，他津津有味地向疗养院的人们讲述家乡朋友们举办的宴会，还要介绍这儿的人都没听过的美味佳肴。他说话的时候，眯着眼睛，表情十分亲昵，语言里面夹杂着上腭音和鼻音，喉咙里还有轻微的咯咯声。另外，他对

世上别的一些娱乐，原则上也是不反对的，有一天晚上的事可以证明。有一位在这里疗养的作家，曾看见他在走廊上放肆地调戏一位侍女——当然啦，这只是件开玩笑的小事情。可是那位作家露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厌恶表情。

至于那位科勒特亚恩先生夫人呢，显而易见，她是十分钟情于她的丈夫的。听他说话时，她总是面带微笑，注视着 he 的一举一动。她完全不像有些病人对健康人抱着不宽容的态度，而是如同那些和善的病人一样，对身体健康的人表现出的自信感到愉快。

科勒特亚恩先生没在爱因弗里德待很久，他的任务是把夫人送到这里。一个星期后，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已经被托付给可靠的人，受到很好的照料，就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疗养院了。他还有两个同等重要的职责：照顾他生气勃勃的孩子和照看他欣欣向荣的生意。这些迫使他听从召唤，动身回家去，留下妻子在这里享受最好的照料和治疗。

四

那位在爱因弗里德已经消磨了几个星期的作家，名字叫做史皮奈尔^①——戴特莱福·史皮奈尔。他的模样真是奇怪极了。

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三十出头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吧。

^① 史皮奈尔(Spinell)在德语中意为尖晶石。



他是高个子，身材匀称，很明显，两鬓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可是，他那圆圆的、苍白的、略有浮肿的脸蛋却完全没有长胡子的痕迹。他也没有刮过胡子——如果刮过也是能看出来的。那是一张细嫩的没有轮廓好像孩童的脸，上面只是零零星星地长了一些细小的绒毛，看上去非常古怪。他那浅褐色的眼睛看上去很温和，很明亮；鼻子厚实，肉乎乎的。另外，他的上嘴唇毛孔很多，呈拱形，很像一个罗马式的建筑，嘴巴里面的大板牙都被虫蛀了。两个脚板也大得出奇。那位两腿不听使唤的先生爱开玩笑，喜欢嘲讽人，在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腐烂宝贝”。这个绰号不仅有点恶毒而且也不那么恰当。他穿着讲究，打扮入时，穿着一件黑色长外套和一件带花点的马甲。

这位史皮奈尔先生性格孤僻，跟任何人都不交往。偶尔他心情高兴，待人就和蔼可亲，热情洋溢。不过这往往在他感受到美好时才会发生。当他看到一些美好的事物，比如看到两种色彩搭配协调，看到一个精致的花瓶，看到夕阳余晖中的山峦，这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高声赞美：“多美啊！”他一面说着，一面歪着头，耸着肩，摊开双手，皱起鼻子，努着嘴巴。“噢，天哪，你瞧，多么美啊！”在这心情激动的时刻，他甚至会冲动地去拥抱最高贵的人士，不管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

在他的桌子上，总是放着那本他写的书，无论是谁走进进去都一目了然。那是一本篇幅不长的小说，封面的画

让人感觉不知所云，而印书用的是咖啡滤纸一类的纸张，上面的每个字母看上去就像哥特式的大教堂。封·奥斯特罗小姐在闲暇的间歇里曾看过这本书。她认为小说写得很“文雅”，这是她代替“沉闷得让人麻木”的委婉说法。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豪华的客厅，高雅的卧室，在那里摆满了雅致的物件：花样的壁毯，古色古香的家具，珍贵的瓷器，昂贵的针织品和各式各样的艺术珍品。作者描述这些物件的时候真是倾尽全部心血，读者在阅读时仿佛能看到史皮奈尔先生皱着鼻子，高声赞美：“多美啊！天哪，你瞧多么美啊！”……顺便一提，令人诧异的是，除了这本书以外，他还没有写出第二本来！尽管他热衷于写作，一天大部分时间里都关在屋子里创作，也寄出去很多信件，几乎每天都有一两封——奇怪和可笑的是，他本人却难得收到一两封信件……

五

用餐时，史皮奈尔先生被安排在科勒特亚恩夫人的对面。当这一对高贵的客人第一次到附楼底层的餐厅吃饭时，史皮奈尔先生来得稍微迟了点。他用柔和的声调向每个人问了声好，然后坐到他自己的位置上。接着，列昂德医生不太客气地把他介绍给新来的客人。他稍微有点窘迫地鞠了一躬，便开始吃饭。他从紧窄的袖口中伸出一双白皙颀长的大手，相当不自然地使用着刀叉。用完餐后，他变得随意一点了，便仔细地先后打量着科勒特亚



恩先生和他的妻子。用餐时，科勒特亚恩先生曾问了他几个问题，并与他就爱因弗里德的环境和气候交换了意见，科勒特亚恩夫人在中间也娇媚地插了两三句话。对于这些问题，史皮奈尔先生都礼貌地作了回答。他的声音柔和，听上去很悦耳，可是他说话时不太流利，仿佛他的牙齿妨碍了舌头发音。

饭后，当大家都到客厅时，列昂德医生特别过来与两位新来的客人说些客气话。科勒特亚恩夫人便向他打听刚刚坐在她对面的那位先生的情况。

“他叫什么名字？”她问，“史皮奈里？我没听清楚。”

“史皮奈尔，不是史皮奈里，夫人。不，他不是意大利人，据我所知，他是雷姆贝格人……”

“你介绍说他是一位作家，或者什么来着？”科勒特亚恩先生问。他的双手插在舒适的英式裤子口袋里，他把耳朵贴近医生，像很多人习惯的那样，张着嘴巴在听。

“是的，我不清楚——他在写作……”列昂德医生回答，“我好像记得，他出版过一本书，小说之类的吧。我真的不太清楚……”

列昂德医生重复说“我不清楚”意味着，列昂德医生一点儿也不重视这位作家，不愿意为他负任何责任。

“但这真是十分有趣啊！”科勒特亚恩夫人说，她还从来都没亲眼见过一位作家呢。

“喔，是的，”列昂德医生附和道，“我听说他也有点名气的……”然后就不再谈论这位作家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当新来的客人出去了，而列昂德医生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史皮奈尔先生拦住了他，也向他打听情况。

“刚刚那对夫妇姓什么呢？”他问，“我刚才没听清。”

“科勒特亚恩。”列昂德医生回答，他抬腿继续走。

“丈夫叫什么名字？”史皮奈尔先生问。

“他们姓科勒特亚恩。”列昂德医生边说着边走开了。他确实不把作家放在心上。

六

我们上面不是提到科勒特亚恩先生先回家了吗？是的，他又回到波罗的海的海滨，照料他的生意和孩子了，那真是一个精力充沛但不体恤人的小家伙，他给母亲带来了这么多苦难，又让她气管出了毛病。小家伙待在家里，而这位年轻的母亲，却要待在爱因弗里德。市参议员施帕兹夫人与她结交，并以朋友的身份陪伴着她。不过，这并不妨碍科勒特亚恩夫人和疗养院其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比如，史皮奈尔先生。出乎大家意料（因为他过去从没有和其他人交往），他从一开始就对她极其恭敬和殷勤。而她呢，在严格日程安排中的空余时间里，也未尝不愿意和他随便聊聊。

他小心谨慎、极其谦恭地接近她，说话时总是细心地压低嗓门，以至于那位耳朵有毛病的施帕兹夫人通常一句话也听不清。他踮起大脚的脚尖，轻轻走向科勒特亚